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 
第九十九回 張手雷法台驅邪 擲鐵牌龍潭致雨

話說黑僧伏在龍棚御座之下，被天師切責，因疑信參半，要試真假，他便暗懷毒計，偷眼看著，覺離他切近，便運足腹中黑氣，對準真人直噴去。那知天師見他跪在地下不哼不語，早預防他不懷好意。看他那邊把嘴一張，真人不肯容情，把手一撒，呼嚕嚕！如雷聲震響，萬道霞光，直奔番僧而來，倒將那股黑氣反行卷回。番僧大吃一驚，知是天師無疑，雙足一蹶，旋起一陣黑風，到了龍棚之外，飛奔雲霄。眾文武正然驚訝，見從御座後復起一陣香風，金光一閃，隨著黑風直趕將下去。皇上同眾文武尚不知何故。寶座上龍顏大怒，望天師說道：「哎呀不好！番僧逃脫去了。愛卿作速使方略，休叫傷了朕之子民。」

真人連忙跪倒，口稱：「萬歲！微臣有驚聖駕之罪，乞我主寬恩！」老佛爺龍腕一擺，說道：「此乃愛卿降妖，何罪之有？速平身，施法術擒妖邪要緊。」天師復又奏道：「萬歲且寬聖憂。怪物插翅難飛，微臣早已暗遣神將各守方隅。適才金光所起，乃是護法靈官追逐妖邪，絕不致貽害百姓。」皇爺寶座上點頭道：「但願如此，無奈亢旱依然，朕甚覺有愧於心。愛卿保國佑民，速行施法，祈得一犁甘雨，慰朕如渴之望。」天師叩頭奏道：「臣食君祿，當報君恩。臣托我主洪福，仗祖上傳遺，祈一場雨露，以救禾苗枯槁，以安萬民之心。」皇上聽罷，反憂為喜道：「卿如此，可登兩壇祈禱，快施無窮法力，前去致禱！」真人奏道：「微臣不須登壇，自能致甘霖下降。」老佛爺問道：「愛卿不用上台，如何求雨？」真人回身取來一物，尊聲：「萬歲，速遣大臣一位，手持此物，飛馬到黑龍潭擲在水中。不過一二刻，有細雨清風紛紛而降。」皇上聽天師所言，不知是何法寶。這等奇驗。老佛爺接過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黑漆鐵牌：長有七寸，寬約三寸，正面上寫著「洪教教令」四朱紅字，背面畫著一道符印。老佛爺看罷，龍心暗道：「這樣一個小鐵牌，如何說便能求得雨下，看來也是難測。若是不靈，天師豈能虛謊？想來天下孔、張二家，皆有祖傳至道，使後人不能不尊崇奉敬。朕今看來，這個小鐵牌，定有靈應。」卻說天師見皇爺看牌沉吟，連忙奏道：「啟我主速降諭旨，派一大員持此物捺在黑龍潭，不可回視，策馬速歸，兩便隨落。」老佛爺龍心大悅，忙對馬五格諭道：「張愛卿適才所言，卿可曾聽得明白？」馬大人見聖上問話，連忙到駕前跪倒叩頭，口尊：「萬歲，奴才皆已聞知。」老佛爺道：「你既知道，即刻擎這鐵牌，速去黑龍潭。」馬大人叩頭說：「領旨。」復平身站起，接過鐵牌，退步出了龍棚，忙吩咐家人牽過能行的坐騎，帶一名僕人，一齊扳鞍上馬，如飛而去。轉眼之間，已到了黑龍潭近處。棄鎧離鞍，跟人將馬拉過一旁。馬大人自己走到潭邊。但見水勢濤洄，清鑿鑿髮。看罷，急將鐵牌捺在潭裡，連忙撒步回頭，扳鞍上馬，奔回兩壇。

且說黑龍之水，原係與海水相通。那時龍宮內的水卒，正在潭中巡哨，忽見有一物沉下。水卒接過一看，乃是一面法牌。

水卒不敢耽擱，連忙雙手捧定，行至水府察知龍王，呈上鐵牌。

龍王一見知是洪教真人的救命來到，即刻差巡海都尉到處知會雷公、電母、風婆、雨師，眾神會集一處。龍王同眾神率著水族，一齊到了空中。頓時布雲掣電，發雷行雨。

不言龍王奉天師敕令，且說聖主自遣馬大人黑龍潭去擲鐵牌，坐在龍棚，復與天師言談妖物。未二刻，只見馬五格已走入棚中，駕前跪倒，口尊：「萬歲！奴才遵旨將鐵牌捺到龍潭，回馬行至半途，知鐵牌果然靈應，漫天烏雲油然四起，現在雨亦沛然降下，奴才特行奏明。」老佛爺聞奏，龍心大悅，將龍腕一擺，馬大人站立退歸班內。老佛爺隨即欠起龍體，離了寶座，忙步到龍棚之外，閃龍目四面觀看；眾大臣亦俱相隨，仰天而望。但見：滿天雲氣蒸騰，電光閃爍，清風拂拂，雷雨交加。佛爺不覺龍心大悅。眾文武跪倒齊呼：「萬歲！萬歲！聖壽無疆！」老佛爺一見，連忙說道：「眾卿俱各速起。此乃張愛卿道術之神。朕心甚加愉快，亦不枉眾卿相隨勞碌。但雨雖然落下，不知怪物如何？張卿家再速施法擒來，使他本形現出。朕看他到底是何妖物，膽敢前來惑朕。」言罷仍入龍棚，復歸寶座。眾文武亦各隨入。天師進前奏道：「微臣已召請馬、趙、關、岳四位神聖，各按東西南北把守汛地。復有六丁六甲、值日功曹諸神，各把方隅，猶如鋪下天羅地網，一直在雲端裡守候。妖物料亦無處藏躲，不久便擒到駕前。」此話不表。

且說番僧足登黑雲，從龍棚直起到空際，心內打算逃回沼去。猛一抬頭往回裡一看，只見有道金光，緊隨在後，又聽如雷似的大喊道：「精物哪裡逃走？速速回去現你原形！不然，吾神鞭下立刻叫你慘命。」那妖正在驚慌之際，忽聽怎樣一響，嚇了個走投無路。只得停住偷眼一看，但見那追來的神聖甚是威猛，赤發紅須，朱紅面色，兩隻巨目；頭戴金冠，大紅袍襯黃金甲，腰束黃絨寶帶，胸掛紫金牌，靴登五彩，手執金鞭，聲音洪亮。妖邪看罷，知是靈官爺追將下來，幾乎驚跌下來。

道教之中，就是這位靈官王元帥，到了佛門就是韋馱。凡妖魔鬼怪皆怕這個神聖。

有人閱看及此，問說這話前後敘的不符。他道：先前說黑面僧不認得天師，怎麼就認得這靈官呢？即便見過說是認得，為何先在龍棚之際，天師將靈官請下，在御座後保駕，眾官看不見？因俱是凡目。妖僧他是妖怪，那時看不見，這會子在雲端內就看見咧！既有此問，只得敘明。眾妖大抵俱知。孟子說道：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」既為神聖，自然令人莫名其妙，有不可思議之處。不要說妖怪，假如凡人，神聖要叫你看見，把金光一閃，你便看見；要不叫看見，把金光一隱，你想要看見萬萬不能。靈官爺先在龍棚，原是暗中保駕，隱閉金光。妖邪低頭伏在御座之下，所以未能見法相。此時到了虛空，靈官爺現出金身，妖邪自是看得詳細。從來天下奇奇怪怪之事，叫入想不來解不出的盡多，若以平常情理較論，往往駭人聽聞。殊不知天之高，地之厚，萬物之多，風土之異，人情之殊，年月之久，其間無奇不有，無怪不生。若以自己未聞未見，未曾作過的，便說世間並無此理，並無此情，並無此事，究竟那是坐井觀天，淺見薄識，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少所見多所怪之人耳！況且仙佛神聖，道高德重，自能變化無窮。不是那異端邪術，惑世誘人的障眼法兒，說出來荒唐難信。

閒言敘過不表。且說妖怪見了靈官爺聖像，意亂心迷，恨不能立刻鑽入地，得全性命。暗說：「不好！料是多凶少吉，難逃公道。我實指乘機借求雨得點好處，歸入大羅仙，得預蟠桃會，多麼逍遙自在！哪知心高命蹇，晦氣臨頭。不知遇了這個烏天師來破了我的機謀，倒弄得引火焚身。這個時運真乃不利。那個靈官真緊緊跟定，倘被他金鞭一擊，恐難保這個殘生。」

早知此來這樣結局，何必跑到北京，擔這個驚怕？倘要出了丑，不但遺笑江湖，怎麼再回水沼見同類朋友？」垂頭喪氣，心中抱怨。只見靈官爺緊緊趕到，揚著金鞭往下要落。嚇得妖怪渾身亂抖，不覺急中生智，暗想：「我縱然跑到何處，他一定也是要追到何處。自古未有不慈的神佛，我且上前懇求一番。倘靈官爺發了善心，暗放我逃走，免得如飛奔命；若是不允，再作道理。」只見靈官登時衝衝大怒，罵道：「好孽畜！膽敢違吾法令！看鞭罷。」說著，那金鞭照那黑面僧頭上，一直落將下去。不知妖僧頭顱被靈官爺擊得如何，要知端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